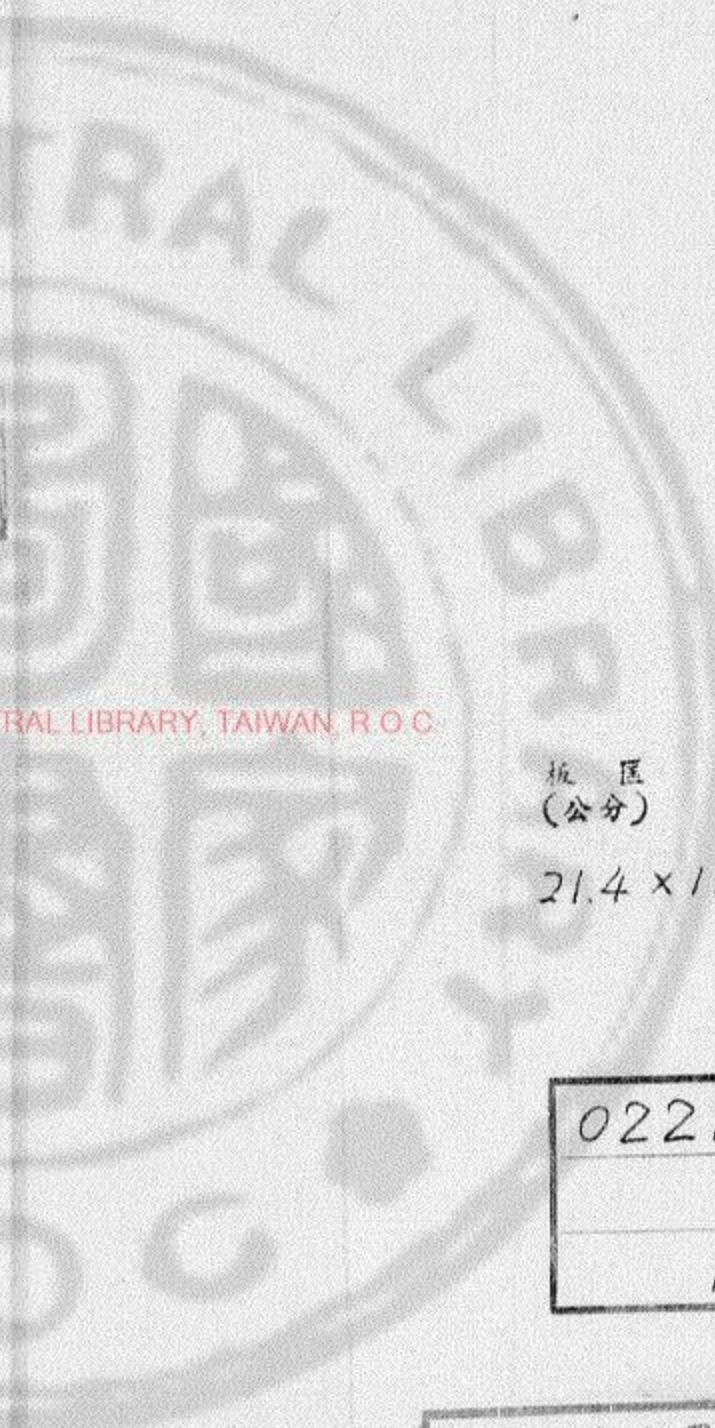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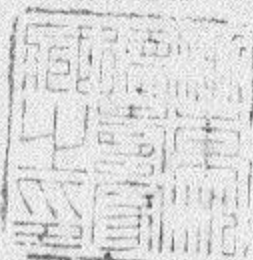


翦勝野聞

東海散人述

太祖嘗自叙朱氏世德之碑其文曰本宗朱氏出自
 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
 農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
 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
 子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
 初一公初二公初三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
 王氏是為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即先考
 諱世珍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
 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
 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營



板區
(公分)

21.4 x 15.9

02216
/ 册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碼:	史部雜史類明之屬		
書名:	翦勝野聞		
著者:	明徐禎卿撰	一卷	一册
板本:	藍格舊鈔本		

家泗上置田治產及卒家日消由是五一公遷濠
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性淳良務本
積德與人無疾言忤意鄉里稱善人先伯娶劉氏
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
生鍾離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
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遷鍾離後
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寢沒先
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為六都督重六重七俱
絕嗣曩者父母因其自幼多疾捨入皇覺寺中甲
申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氏某
托跡緇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
兵大起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滁
和龍鳳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為念先考君常
言世為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即
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
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
始得與之叙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
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復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
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塋泗州先考
塋鍾離此我朱氏之源流也爰自金陵太平駐師
開府為基本之地實鄉郡焉屢歲征伐拓境吳楚
甌越方數千里由是屢膺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

十四日內降制書曾祖考為資德大夫江南等處
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曾祖妣吳氏
吳國夫人先祖考稱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上柱國司徒吳國公祖妣王氏吳國夫人
先府君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西右丞相
吳國公先妣陳氏吳國夫人以閏月十三日祇謁
先隴焚香告祭遵舊典也重念報本禮行宜厚今
勉建事功匪由己能實荷先世靈長之澤垂愆後
昆宜得報恩三代並為上公以遂子孫者之至願
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
祖父積功累善天之報施茂於厥後凡我子孫皆

當體祖宗之心蹈德存亡以來其緒於無窮是吾
之所望也於是備書于後以傳信將來有所考焉
淳皇帝及后疾疫死重四公繼之貧薄不能具棺穿

穴

太祖與仲謀草塋山谷行未抵所而縋絕仲反計

太祖視屍忽風雨震電

太祖避樹下聞空中神語曰孰襲取我土鬻鬻有應
者具

淳皇帝諱神曰為君人則己已而暴風揚沙折木天
轉晦比明往視之土裂屍已陷田伯劉大秀遂歸
其地而棄簣今鳳陽皇陵即其地也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栢子潭有五龍蛇擾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拊焉一日戰畢群坐藉土蛇忽蜿蜒其側帝乃掩以堯鰲頃復報戰亟戴堯鰲而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帝功居多乃置堯鰲于前南奠忽霹靂大震白龍夭矯自堯鰲出挾雷聲握火光驤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昔劉基嘗携客泛於西湖抵暮仰天而言曰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興我其輔之及過蘇閭門見張士誠曰貴不及封侯何能久也夜登虎丘山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聞郭子興據濠上就見之遇

太祖乃曰吾主翁也深自結納密告之曰君十年後當為天子我當輔之遂拂衣去

太祖之初振也將屬類皆草莽麤士人人欲更試大位徐相國陰竒帝乃謂諸將曰天子豈可更立耶遂止

常遇春初附劉聚時嘗晝寢夢一羽士語之曰起此非爾所托也爾主至矣既寤適

太祖至於是遂傾心焉

王師與偽漢戰於湖中時乘白舟漢主以赤龍船厭之及戰王師大捷帝因制令以赤船載囚白

船給官胥之用

偽周張士誠面縛見 帝俛首瞑目踞坐甚不恭
帝叱之曰盍視我對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視何為
哉 帝以弓弦縊殺之及見周伯琦遙伏於後
帝問為誰對曰前元江浙行省叅政臣周伯琦
帝曰元君寄汝以心膂之責乃資賊以亂耶伯琦
皇恐不能答迎三日大醉以酬其功後殺之司徒
呂伯昇先以國情輸我師 帝以為佞臣命斬
以示士誠

帝念劉大秀之惠封為義惠侯又感汪媪之意勅
受世官從事署令衛皇陵

帝微時汪媪嘗為
禮遣歸皇覺寺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不
知所出大怒馳歸告上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
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
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杖劍入謁 帝
時方盛怒宿戒閹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
見 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閹吏奪門而出 帝
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可於是 帝不得已
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雖曰
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為耳吾
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嘗南御中國
我執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汝已知之矣顧達何

人敢以自外 帝重感悟結誓而去遂修好如初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辟火災也築
屢潰乃命東所誅髑髏為基其臺即就

太祖勤於庶政每臨食七筋屢廢思得一事即以片
紙書之綴於裳衣或得數事則纍然滿身若懸鶉
焉臨朝則一一行之

太祖既營大內而以舊禁讓中山王王謝不敢繼而
觴之至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密伺其意已而達醒
驚拜殿下 帝聞之喜

洪武十年宋學士漁乞老歸 帝親餞之勅其孫
慎輔行漁頓首辭且要曰臣性命未畢蓬土請歲

覲陛階既歸每就 帝慶節稱賀如約 帝惟恋

舊多深情十三年失朝帝 召其子中書舍人遜
孫殿廷儀禮司序班慎問之對曰不幸有旦暮之

憂惟 陛下哀矜裁其罪 帝微使人薦之無恙
大怒下遜慎獄詔御史就誅漁沒其家先是漁嘗

授 太子及諸王經 太子於是泣且諫曰臣愚
嚮無他師幸 陛下哀矜裁其死 帝怒曰俟汝

為天子而宥之 太子惶惧不知所出遂赴溺左
右救得免 帝且喜且罵曰痴兒子我殺人何與

女耶因偏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擢三級解衣烏
者皆斬之曰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乎乃救漁

死而更令入謁然怒卒未解也會與 太后食
后具齋素 帝問之故對曰妾聞宋先生坐罪薄
為作福宥之 帝艷然投筯而起漣至 帝令毋
相見謫居茂州而竟殺遂慎

太祖視朝舉帶當胷則是日誅夷蓋寡若按而下之
則傾朝無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

太祖御膳必馬后親調以進蓋防閑隱微一日進羹
微冷上怒舉杯擲之羹汚狼籍中后耳畔微有傷
后熱羹重進顏色自若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人
中有冒請者 帝怒悉命錦衣衛戮之吳僧永隆
請焚身以救免 帝允之敕中官以武士衛其龕

至兩華臺出龕望闕拜辭入龕書偈一首又取香
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侍曰煩奏 陛下遇
早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骸骨不倒異香
逼人群鶴舞于龕頂上乃宥三千人之誅時大旱
上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禱雨至夜雨大降上喜
曰此真永隆雨因御製落魄僧詩以美之

永隆蘇州尹山僧

太祖嘗為漢兵所逐馬后負之而逃 太子私繪為
之圖及后薨 帝慘不樂愈肆誅嘗 太子諫曰
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和氣 帝默然明日以棘杖

遺于地命 太子持 太子難之 帝曰汝弗能
執歟使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
下之儉人也除以為汝福莫大焉 太子頓首曰
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 帝怒即舉所坐
榻射之而 太子走 帝追之 太子亟探懷中
繪圖遺于地 帝發視之大慟而止

太祖嘗游一廢寺文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畫一
布袋和尚墨痕猶新傍題偈曰大千世界浩浩
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
何妨蓋以 帝為政尚嚴猛故以此諷之亟命索
其人不得

余嘗於民家敝籍中得偽漢上梁文聊識于此其
詞曰伏以乾坤遶漢宮獻符璽圖書之瑞日月光
天德立國家柱石之基于以濟世安民于以建都
啓土地靈有待天眷無私欽惟皇帝陛下齊聖廣
淵聰明睿智富有四海作之君作之師天錫九疇
得其位得其祿視民猶已立賢無方北伐東征專
不邇聲色之美文韜武略處宵衣旰食之勤儼九
重龍鳳之姿擁百萬貔貅之衆惟皇作極應天順
民萬福攸同一人有慶習成周之遷邑如豐沛之
寓都展三輔之皇圖攬九江之秀色瀑布瀉銀河
於峭壁小孤屹砥柱於中流左彭蠡右洞庭滔滔

天塹前朱雀後玄武燁燁京華工部掄材梓人獻
巧電布星羅之合度輦飛跋翼之奏功黃道紫宸
峙中天之華閣金釘朱戶啓南面之明塘虹舉雙
梁雷陳六偉 東 扶桑擁出一輪紅光被海隅
開壽域來衣端拱帝王宮 南 嶺嶠猿歸秦表
函方土珍奇皆入貢華生彤管照晴嵐 西 使
臣諭蜀馬如飛五十四州雷雨露民安物阜悉依
歸 北 萬里幽燕苦霜雪江南佳麗樂昇平比
屋熙熙蒙帝德 上 天命維新增氣象中天帝
座十分明歷歷泰階光萬丈 下 邊境鋒銷收
戰馬六軍務在盡耕農率土豐登樂休暇 伏願
闔闔開宮殿巍巍玉几之端嚴山河壯帝居翼翼
金城之鞏固永保安寧之日信符海晏之時衣冠
講唐虞股肱皆社稷廬山高幾仞紀綱四方天子
壽萬年本支百世

元君既適復留兵開平猶有覬覦之志

太祖遣使持書明示禍福因答詩曰金陵使者渡江
來漠漠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處
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
誠心煩為說春光先到鳳凰臺

太祖喜微行每至徐太傅家一日太傅病 帝來太
傅自枕蓐下出一劔以示 帝曰戒之他人得以

戮汝也自後諸功臣家不一至矣

太祖嘗微行京城中聞一老媪密呼上為老頭兒大怒至太傅家繞屋而行沉吟不已時太傅在外夫人震恐慮有他虞皇俱再拜曰得非妾夫達負罪耶 帝曰嫂非也勿以為念亟傳令召五城兵馬司搃諸軍至曰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為張王我為天子此邦呼為老頭兒何也即命籍沒民家甚衆

太祖幸內庭見遺絲綺也微在地召諸姬計其蠶繅徵稅之費而讓之不悛者斬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遇國子監生某者入酒坊 帝

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草草聊寄食耳 帝因與之入時坐客滿案惟供司土神几尚餘上移之在地曰神姑讓我就坐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曰某四川重慶人也 帝因厲詞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為大 大邦大國大明君 帝又舉嬰兒小木命生賦詩因諭已意辭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底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 帝私喜因探錢償酒家而去生初不知為帝也明日忽移召召生入謁生茫然自失既至陛前 上笑曰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乎生惶恐謝罪又曰汝欲登

臺端乎遂命為按察使秣陵民家至今司土神供設在地

僧宗泐性頗慧

太祖愛之忽令其養髮髮成欲官之泐固辭乃止上嘗戲命往西土求釋典泐不敢辭行至外土道途一老僧泐遙拜之曰西域去此幾何老僧曰汝頭白行不訖也泐曰明天子命往覓經惟老師指教老僧曰毋行祇自勞耳為我致書明主慎毋發也泐受之歸見帝具道所以帝發書視之乃帝即位時作水陸齋以答神貺表文也紙墨如故帝允之乃止

周主張士誠據有江東時姑蘇童謠曰張王作事業只憑黃菜葉一朝西風起乾鱉後國事既去

太祖取其臣黃菜葉三人剗其腸而懸之至於枯死蓋三臣皆元戚機總殘膏積侈帝特惡焉

常開平遇春驍猛絕世狀類獼猴指臂作修毫所過縱士伍剽掠故其兵銳甚有戰輒舉

太祖微時甚愛於郭子興郭世五男惡焉乃以事幽太祖於空室中絕食漿馬后竊以餅餌給之一日炊餅釜中將脩供為郭氏親信所窺遂內懷中因有肉腐痕

代王之母邳人也先是

太祖嘗戰敗而投奔王母家王母曰汝朱某人人言汝為天子矣因留之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姪當何如 帝乃貽敝梳為質王母亦以奩中裝贈行自是果姪遂謝客及

太祖即位子且長矣因携子并質謁上命工部草設木宇居之不令入宮及代府成遂分封焉故王卒得終養其母踰於常例

太祖以太子性仁柔不振一日竊令人載尸骨滿輿過其前激之 太子不勝慘蹙撫掌曰善哉善哉太祖嘗於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為隱語相猜以為戲乃畫一婦人赤脚懷西瓜衆譁然 帝就觀

因喻之曰是謂淮西婦人大脚也甚啣之明日召軍士大僂居民空其室宇蓋馬后本淮西人故云洪武十三年五月四日雷震謹身殿上親視火光自空中而下乃再拜曰 上帝赦臣臣赦天下蓋帝刑戮過厲故云或云雷火繞宮追帝貴妃某氏薨逝

太祖詔 太子服齊衰杖舂 太子曰禮惟士為庶母服總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繚緣既塋除之蓋諸侯絕舂喪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厭於父不得伸其私然則諸侯之庶子不為庶母服而况天子之嗣乎上大怒以

劍擊之。太子走且曰：大杖則走，翰林正字桂彥良諫。太子曰：禮可緩，君父之命不可違也。嫌隙由是生矣。太子感悟，遂哀服見。帝謝罪，怒遂釋。

馬后既崩，臨葬期，風雨震電，帝甚不樂。忽召僧宗泐至，曰：太后將就葬，汝其宣偈焉。泐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来。帝甚悅，頃忽朗霽，遂啓輜，詔賜泐白金百兩。徐魏公病疽篤，帝數視之，大集醫徒治療，且久病少差，帝忽賜膳。魏公對使者流涕而食之，密令醫工逃去，未幾告薨，亟報。帝帝遂跣擔紙錢。

道哭至第，命收斂醫徒，夫人大哭出拜。帝帝慰之曰：嫂勿為後慮，有朕存焉。因為周其喪事而返。太祖閱經史，雖在軍中不釋手，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謂侍臣曰：我本野人，未嘗從師，指教然讀書，順釋自然成禮，豈非聖人耶。

太祖多疑，每慮人侮已。杭州儒學教授徐一夔嘗作賀表，上其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帝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生者僧也，以我嘗從釋也。光則摩髮之謂矣，則字近賊罪，坐不敬命收斂之禮，臣大惧，因請曰：愚昧不知忌諱，乞降表式。帝因自為文，傳布天下。

太祖嘗下詔免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右正言周衡
進曰 陛下詔蠲租稅天下幸甚今復稅之是示
天下以不信也上曰然未幾衡告歸省假衡無錫
人去京畿近上刻期六日復朝衡七日来失期
上怒曰朕不信於天下汝不信於天子遂棄市
獄有疑囚

太祖欲殺之 太子爭不可御史袁凱侍 上顧謂
凱曰朕與 太子之論何如凱頓首進曰 陛下
欲殺之法之正也 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 上
以為持兩端下獄三日不食出遂佯病顛啖偽穢
上曰吾聞顛者不膚撓乃木錐凱凱笑 上放歸
自縲木榻于牀下久之 上使人召之凱慢坐對
使者歌使者廉其縲煜煜還奏狀 上不為疑已
而上晏駕凱始出優游以終

翰林應奉唐肅初以失朝坐免官歸
太祖重其才再召入嘗命侍膳食訖拱筓致恭 帝
問之曰此何禮也對曰臣少習俗禮 帝曰俗禮
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謫戍濠州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淳
在軍中嘗為草露布 上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為
誰韓公以之淳對 帝令飛騎召之使者不諭旨
械之淳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保至市師遇

其姑門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善為我歛尸姑乃大慟之之淳行自東華門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裹從屋上遞入纍纍易數次至便殿膏燈煌燿帝坐閱書之淳俯首庭下帝問曰汝草露布也對曰臣昧死草之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帝令膝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為弘潤之之淳叩頭曰臣萬死不敢當帝曰即不敢姑旁注之之淳如命帝令中侍續續報定畢上之遙望燭影下帝微微喜次第下九十篇悉定之每奏輒嘉悅奏畢時夜央帝令明日朝謁復如故出至姑家姑猶守門見之淳相慶幸具酒食沐具及旦廷謁帝問曰汝世宦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唐肅即日命嗣父官

洪武十一年元初主殂六月詔部省國學文吏擬祭幼主文獻之先是星變詔求直言蘇民錢甦具封事謁丞相不拜旁或趣之甦曰豈有未拜天子而先拜宰相乎丞相給之曰然天子覽其奏詔甦於中書省試事丞相令校簿後湖至是甦聞詔乃為文獻辭當上意即召見曰錢甦乃者何在對曰臣校簿後湖上悟曰宰相憾汝耶即欲觀其意而官之甦謝病歸上許之曰為我導諭諸郡縣令南向坐口諭曰皇帝勅爾善闢田里養老恤孤無忘

軍旅簡在帝心欽哉勿替甦再拜出如句容句容令禮之而不達如丹陽丹陽令待之甚恭默上其事帝嘉其縝密報之曰朕命也命禮而將之因怒句容令不達召而罪之由是郡縣望風尊禮之還至家而止

陶學士安既沒其子尋以事見戮家人四十餘人悉坐罪從軍喪亡之餘軍衛收完伍而家無餘丁安妻莫可控乃裹素裳赴京師擊鼓求見帝帝異其容儀問曰今媪為誰安妻頓首曰妾陶安之妻帝泫然曰是陶先生之嫂乎言及陶先生使人心懷愴然又曰嫂有子乎對曰妾不肖子二人

咸伏辜死家人四十餘悉補軍伍今以缺丁州司督妻就道犬馬餘年無足顧惜惟陛下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使妾得保首領入溝壑帝唯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朕渡江之初陶先生首與先役蒙汝諸難功在鼎彝形神入土子姓殘落甚可憫念令即赦四十餘軍還養老嫂其母緩於是安妻辭謝而去

太祖召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於殿壁對曰臣未嘗徧跡九州不能奉詔惟陛下草建規模臣加潤之帝即操筆倏成大勢令玄素加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能動移帝唯笑之

余嘗見倭國求通表文曰臣聞三皇立位五帝禪
推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夷狄之無君乾坤浩蕩
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故天下
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疆偏
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域不足二千里故常
存知足之心而知足常足也臣聞 陛下作中華
之主為萬乘之君至尊至上也城池數千餘座封
域數萬餘里尚然不足常起絕滅之意天發殺機
神號鬼哭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
覆堯舜有惠四海未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
大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却兵之法臣豈肯執途

拱奉天顏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今聞
陛下遷股肱之帥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
前聊以博戲儻若君勝臣輸則滿上國之策設使
臣勝君輸翻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和為上罷
戰為強凡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艱辛年年進貢
於中華歲歲稱臣於外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

